

明清史料叢書第三種

宋景詩史料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編輯
開明書店出版

本書編校人（以姓氏筆畫爲序）

于石生	白文淵	孫 鉞(主編)	袁良駿
張漢清	崔季五	鍾慧蘭	蘇一飛

宋 景 詩 史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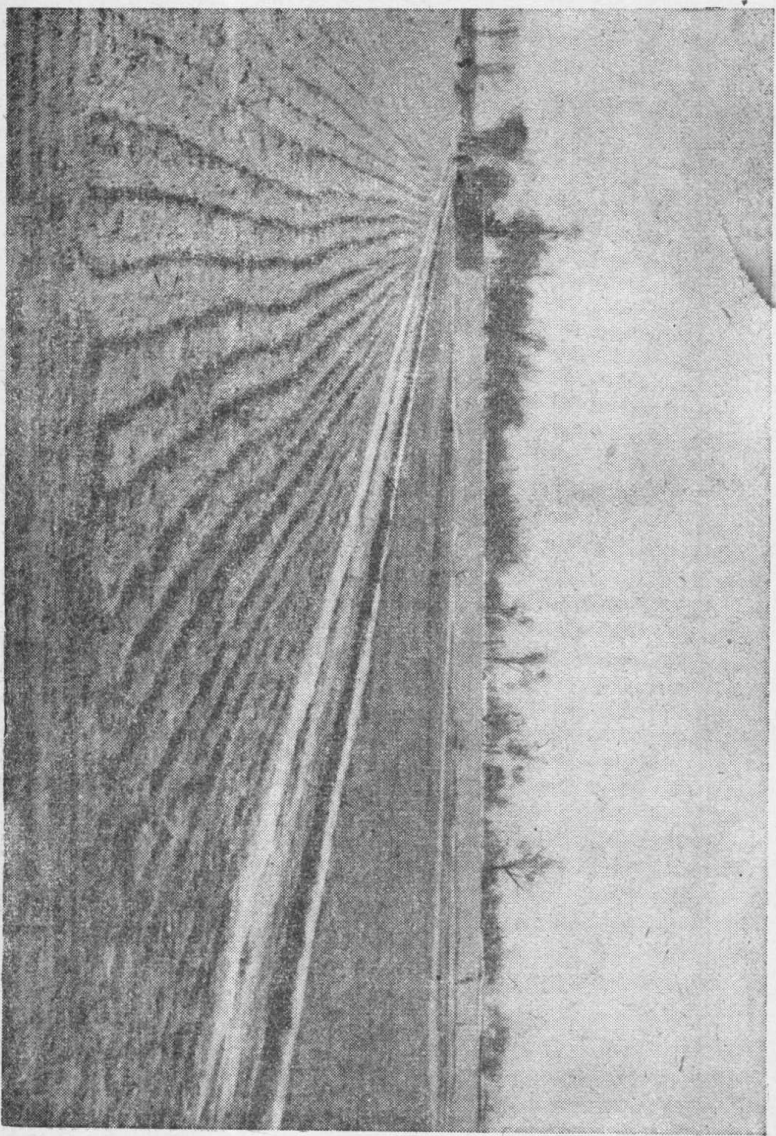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 7,500 元

25 開本 176 定價頁

編輯者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叢書編者	鄭 天 挺
出版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華 義 印 刷 廠
發行者	中 國 國 書 發 行 公 司

1983年一月初版(1-15000) 分類9 書號2185(挺)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宋景詩家鄉小劉實莊外景（從前的小劉實莊在國外耕地上）

陳白塵

序

自從「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以後，廣大讀者羣衆對清末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產生了無限熱愛，不斷寫信給「人民日報」，要求介紹宋景詩的歷史。了解宋景詩，最重要最可靠而且最正確的資料，只有「人民日報」發表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中有關宋景詩的部分，及陳白塵先生的「宋景詩歷史調查報告提要」。因為這兩個文件所依據的是實地調查得來的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從農民中訪問得來的。農民的階級立場，和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的階級立場是一致的。他們口中所講的宋景詩的歷史材料，才是最正確的。依靠了這些材料，我們才能粉碎了清朝統治者對宋景詩的誣蔑，認清了這一位農民革命領袖的真面目。

有了以上兩個可爲依據的文件，我們要研究有關宋景詩更多的情況，也可以參考清朝官方的資料。不過這些資料，因為階級立場的不同，存在着許多歪曲誣蔑的記載，它的可靠性是值得鄭重考慮的。但第一，在清朝官方史料中，對於宋景詩的每一活動，都記下明確的日期和詳細的地點，更詳細地記下清朝方面對他的種種意圖和對策。這些都可以補農民口中的宋景詩資料的不足或不完備。因為保存在農民口中的宋景詩的歷史，經過百年來的時間，沒有用文字寫下來，有許多重要的日期就怕記憶不準了，有許多比較次要的人物可能被遺忘了，並且宋景詩的活動不限於一個地方，他所領導的農民革命軍，曾經到過河南、安徽、

陝西、河北各地，在宋景詩出生地方和附近各地的農民，對於他在山東一帶的活動是熟悉的，對於他在別省分裏的活動也許就不頂清楚；還有清朝官方對於宋景詩有些什麼意圖，有些什麼對策，農民就不頂熟悉。像這種種，是我們在認識宋景詩時所都要知道的，就有賴清朝官方史料的補充了。第二，官方史料在歪曲誣蔑的記載當中，由於事實具在，不易一手遮天，和統治者之間常有的互相攻訐，常常不免透露出一些真實的史蹟，足以用來和農民口中的宋景詩相印證。

拿官方說的勝保「招撫」宋景詩來說，據陳白塵先生的「宋景詩歷史調查報告提要」，即「農民革命英雄宋景詩及其黑旗軍」裏說：

從（一八六一年）陰曆四月半起，勝保由威縣越衛河向東南進攻；五月中旬起，西凌阿、恆齡由東昌向西南進攻。到六月十九日止，兩路大軍，彷彿是勢如破竹，一連攻陷邱、冠、館陶、堂邑、莘、朝城、觀城七座縣城和下堡寺、尖塚、桑阿、白塔、濮頭、崗屯、七里韓村、大李王莊及沙鎮諸重要據點。而實際情況依農民說則是「勝保連打七個敗仗」。——起義軍以若干空城，換取了七次殲滅勝保大軍的輝煌勝利。而結果是勝保在獲得空城以後，倒反「退到衛河以北」的威縣去，起義軍「追出一百多里地」，整個戰局改變了形勢。原來起義軍的有生力量毫未削弱，他們又在幾個縣城之間的許多據點裏紛紛出現。特別是堂邑、冠縣、臨清、莘縣、朝城之間一片廣大地區，南起莘、朝之丈八、大廠，中經堂、冠之桑阿、賈鎮、崗屯，北至館陶之楊墳，全部為起義軍所「漫延」、「充斥」。並且從莘縣、朝城與觀城之間突出三枝人馬，反攻到衛河以北的曲周、邱縣、館陶、臨清、清河一帶，到達了勝保的後方。勝保這才不得不退回威縣去，以保衛北路畿輔重地。

這時出現了一個新局面。勝保軍隊遭受嚴重的損失，只換取了在被包圍中的幾座空城，不能再戰了。而起義軍同樣也遭遇到嚴重的危機。農民們說：「莊稼人打了勝仗，認為官兵不敢再來，都想回家去種地。——這一來人就散啦！」並解釋說：「莊稼人三天看不見莊稼就警啦！」宋景詩的黑旗軍這時也「慢慢少了，撐不住勁了」。這是一。六月初五日辛縣撤退時，楊泰不幸陣亡，六月十七日張善繼由朝城攻回直隸，在沙河縣被擒犧牲。半個多月損失了兩大領袖。這是二。而因此可能引起了起義軍內部的混亂與矛盾。農民說：「五大旗幾個大元帥鬧家務，宋景詩再頂不住，別的旗就都『嘩啦』了。」而且宋景詩「寫文書調別的旗，別的旗不上北去。」這是三。存在這三大危機的起義軍，和勝保之間產生了臨時妥協的可能。

照這樣看來，可見所謂「招撫」，實際上是勝保打了敗仗，爲了要欺騙清朝，爲了要邀功，和宋景詩取得暫時的妥協。這些，在官方史料裏也可以找到記載。「史料」裏說：「宋景詩以反覆『降匪』，經勝保代爲捏報戰功，保至參將……而勝保之黨護『苗、宋二逆』，不得謂無挾制朝廷之心。」（頁九三）這裏說明兩點：勝保的「招撫」，實際上是想借農民起義軍的勢力以自重，來挾制朝廷；宋景詩是和勝保暫時妥協，並不會爲清朝出力。所以勝保後來給他報上去的戰功，完全是「捏報」的。

在暫時妥協以後，宋景詩還是站在革命的一方面。在陳白塵先生的「調查報告提要」裏說：

（略）而宋景詩在這時期和白蓮教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友誼和默契。「官」書既承認白蓮教軍故意「揚言恨景詩」，「陽與景詩爲難」。而在勝保進攻延家營派宋景詩去攻打南門和西門時，「宋景詩拿着大刀空喊，不殺人，把人放走了好多。」直到今天，延家營的農民還以感激的心情在談論着這件事。這說明了宋景詩與勝保妥協之後是沒有背叛過友軍、

沒有背叛過人民的。

還有勝保拉宋景詩到安徽去「剿捻」，到陝西去「剿回」，據「調查報告提要」裏說：

（略）宋景詩本是「驍勇善戰」的，部下又都是「百戰之餘」。但過了黃河以後，在安徽與捻軍以及在陝西與回民作戰卻「屢敗屢」了。據李靜慈作「關於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的二三紀事和傳說」（西北藝術學院出版「藝術生活」第五、六期合刊）文中給了解答說：原來宋景詩對於回民起義武裝採取了「聯絡」和「避讓」的辦法。一方面應付直接管轄他的勝保，另一方面避開與回民軍隊衝突，以便保存自己的實力。而且和回民軍隊建立了很好的友誼。因此，勝保奏報說宋景詩如何「剿捻」「剿回」有功，根本是他「諱敗爲勝，捏報大捷」，以及替宋景詩「代爲捏報戰功」的胡說。而說宋景詩「屢敗」的也是由於勝保「屢敗」來推斷的。——勝保的渾號就叫「敗保」。事實上宋景詩既沒勝也沒敗，根本是沒打。而且陝西郃陽等地農民至今還流傳一隻歌謠，說明宋景詩和勝保是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軍隊：「宋景詩，來沒事；若要好，殺勝保。」宋景詩的部隊在陝西不僅沒有背叛人民，而本質上依然是人民的軍隊！即使在他後來重渡黃河那樣危急狀態之下，它和人民的關係還保持得很好：在郃陽坊鎮和靈村駐紮時，「軍紀很好，老百姓給他們送水送飯，婦女見了也不甚怕。……真是雞犬不驚。」而且依然執行「打富濟貧」的基本政策，「分了幾家大財東（如三益堂）的糧食。」

我們在「史料」裏，也可以找到和調查報告相印證的話。在勝保拉宋景詩到安徽去「剿捻」時，「史料」裏說：「景詩屢敗。」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引衆潰歸豫之陳州府。（頁二七）可見從官書裏也可看到他根本不願和捻軍作戰，不聽勝保命令，擅自回來了。

在暫時妥協時期，宋景詩不但肯和別的農民軍作戰，反而幫助別的農民軍，接濟他們軍火，派部下去

參加別的農民軍，收容太平軍部下，進攻地主階級的民團。這許多，都在官書裏可以找到記載。

景詩派把總薛法起步勇七百餘赴敵，自率後隊繼進。嗣此，日與堂、冠民團構釁相殺。（頁五二）

景詩等遇「賊」不交鋒，彼此吹唇唱吼而退。宋部五品花翎宋景春、五品軍功劉希武，引衆屯東昌舊米市街，日以這「賊」赴鄉攻抄，團民控縣，莫敢究詰。（頁五三）

景詩、登峯窺柳林、范寨無備，截殺楊鳴謙等二十餘，備極慘毒。馬步大股屯侯壩，留弟景春小隊屯臨清，顯與民團爲難矣。（頁五四）

宋景詩既不十分出力，其隊日程順書竟至隨「賊」而去，狼子野心，勢難歸正……（頁六七）

宋景詩……擁衆觀望，並不協助官軍。且屢與本地團練爲仇，並收用四眼狗死黨數百人（按「四眼狗」是滿清輕詆太平軍名將英王陳玉成的稱呼）。雷鳳鳴所部，前因與東省兵勇口角，殺斃兵勇至五六百名之多，其目無法紀，已可概見。（頁七一）

宋景詩聚至三千餘人，雷鳳鳴聚至一千四百餘人，不惟不肯「剿賊」，而且潛與「賊」通，時常接濟「賊匪」火藥鉛丸等物。該處柳林團「剿賊」最爲得力，宋景詩即誣以通「賊」，殺其團長文生王百齡，並斃團丁多名，該團乏食，宋景詩斷其糧道，意在盡殲其類。並在東昌等處，布散耳目，犯門斬關，肆無忌憚；復於所住之甘管屯，修築土圩。「賊」首楊殿一，現在該圩藏匿。東省楚勇，稍能打仗，雷鳳鳴以語言微釁，乘其不備，襲殺數百名，槍砲器械，盡行搶去。營總海羣禁其打糧，雷鳳鳴殺其馬隊多名。遂踞沙鎮土圩，收納「馬賊」，增益馬隊至五六百騎。兩「奸」叵測，竟與「賊」爲犄角之勢；官軍受其牽掣，民團畏其傾害，雖欲「剿賊」而勢有不能。「賊」遂恃爲護身符，連逃數，出沒自如，毫無所忌。（頁七二）

像這些官書中的記載，是可以和「調查報告」相印證的，也就是可供參考的部分。

宋景詩和清朝從妥協到決裂的經過，「史料」中有詳細的記載，「調查報告」裏有更明確的說明：

但滿清朝廷並非不了解這種情況（按即指宋景詩幫助別的農民軍，並攻擊地主武裝民團等等）。只因自己「兵力未足」，所以指示直隸總督劉長佑對宋景詩「仍暫爲羈縻，以孤賊（張錫珠等）勢而紓兵力。」對譚廷襄也指示說「止可於羈縻之中寓防範之意。」這是（同治二年）二月間的態度。到了三、四月間，因為張錫珠陣亡，楊朋山、張金堂（錫珠子）先後犧牲，清廷便指示僧格林沁要「將宋景詩設計調至大營，訊明正法」了。但譚廷襄則以爲張玉懷、楊朋嶺等教軍部隊力量尚在，還主張「暫事羈縻」。宋景詩則在此時協助張錫珠等敗退的部隊，收留在自己營中，以保存革命軍事力量。到四月底，張玉懷等也都或犧牲或被誘擒，教軍瓦解。滿清政府對宋景詩的「羈縻」政策已成過去；宋景詩黑旗軍對滿清軍隊敷衍政策也無必要，雙方便正式進入軍事狀態。

這一段說明，大體上是根據官方史料加以分析，得出了正確的結論。

不過這樣說，並不是說官方史料有很多可靠的記載。大抵官方史料說宋景詩襲擊民團，接濟義軍，收納太平軍部下，換言之，就是官方說的對他們不利的消息，根據「調查報告」來說都是可靠的。說宋景詩給他們出力，說他們怎樣打勝仗，也就是對他們有利的消息，大都是不可靠的。像「調查報告」中說：

「山東軍興紀略」說宋景詩在六月十三日左右便向勝保部下成祿請降，而且勝保並立即到莘縣燕甸前綫受降，是裝點門面的胡說。因爲同書說六月二十二日成祿派遣戈什趙玉林等至宋營給發功牌、旗幟、軍火，令五日後候點驗，而「玉林等幾爲所殺」。是妥協談判根本沒成立。「紀略」又說六月十七、十九等日宋景詩替滿清軍隊進攻朝城、觀城，也

「不攻自破的造謠，因爲『莘縣縣志』說「七月十六日教匪宋景詩」還在「復陷邑城」。

在這裏，「調查報告」指出官方史料裏的胡說。從這種胡說裏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清朝官吏爲了裝點門面，爲了向朝廷邀功，同時也爲了逃避戰敗的處罰，還有一方面，像勝保那樣，要「挾宋景詩以自重」，才捏造出這種胡說來的。像這種對官方有利的消息，我們要鄭重考慮，採取比較研究的方法，把同一件事的各種記載彙集在一起，看出它的真相來。像前面所指出的，由於事實具在，不易一手遮天，和統治者之間常有的互相攻訐，用這種比較研究的方法，才可以從歪曲誣蔑的記載當中，看出一些真實的史蹟來。前面所引的一段，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證明官方史料裏的胡說的。不過這種方法，只能做審查官方史料時的幫助，主要還得依靠前面提到的「調查報告」，才能根本粉碎官方史料歪曲誣蔑的記載。

就拿關於宋景詩的死來說，官方記載說宋景詩是終於被捉住殺死的，這又是一種胡說。對於這種胡說，要是光看官方史料，就不容易看出它的真相來。只有依靠「調查報告」，才能認識事實的真相。在「調查報告」裏說：

宋景詩在同治七年張宗禹敗退徒駭河投水自盡以後，誰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滿清朝廷極不放心，一再追問他的下落而不可得。到了同治十年，安徽巡撫英翰——一位冒功的能手——才在亳州捉了一個爲人符水治病的許連升，便說是宋景詩所化名的，報奏清廷，奉旨在安徽省城殺了，並令「傳首肇事地點」示衆。但和我們談話的七百多農民沒有一個人承認宋景詩是死了的（當然不是說現在還沒死）。連柳林地主的後代也沒人說過宋景詩的首級曾被傳到東昌或堂邑來示過衆。而崗屯一帶的農民則堅決地說光緒二十六年宋景詩回來過。其中像楊守德並說親眼看見過他，當時

他有七十五、六歲了，住在黑旗大將溫連科的家裏。而溫連科的兒子溫丙承對這件事還有顧慮，他雖然否認宋景詩住在他的父親家裏，說他父親在光緒二十六年已經死了，但宋景詩回到過崗屯並且打聽過他父親的事他是肯定地加以證明的，他並且還描繪了宋景詩當時的外形和性格。因此同治十年在安徽被殺的許連升，不過是英翰冒功的工具而已。崗屯的許繼之對這件事說得好：「宋景詩沒有死，滿清朝廷殺了一個人，就說宋景詩伏法了。——認為宋景詩死了，他們心裏就踏實了。」完全戳穿滿清朝廷的卑怯心理。

這也見得要從官方史料裏去看出事實真相來，除了對官方不利的記載大體可靠外，別的部分只有依靠「調查報告」，才能够看清楚農民革命英雄宋景詩的歷史了。

這部從各種官方記載中搜集得來的有關宋景詩的「史料」，包括三種從未刊布過的稿本：「崇厚奏稿」、「鍾秀函稿」和王家驊「雙鯉集」，和十三種別的官書、文集的印本或鈔本以及地方志，這些都是清朝的官方記載；再節錄「人民日報」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中有關宋景詩的部分，這是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這部「史料」的正文，承蒙陳白塵先生仔細讀過，並指出其中史料的重要性，如僧格林沁所帶之洋槍隊，即天津洋槍隊，是英國人克迺所率領的，曾經參加了對宋景詩的戰爭等；還指出有待補充的地方，因為本書急待付印，只能等再版時補充了；更承校正幾處文字上的錯誤。謹在這裏對陳先生致深切的感謝。

編者

凡 例

- 一、本書所收宋景詩史料，均爲清朝官方記載，其中主要部分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藏「崇厚奏稿」與「鍾秀函稿」；王家驊「雙鯉集」亦收一篇，三書均爲稿本，未曾付印。此外又收「清實錄」「山東軍興紀略」「剿平捻匪方略」「豫軍紀略」「征剿紀略」「平定關隴紀略」「關隴忠危錄」「劉武愼公（長佑）全集」「禮堂將軍（多隆阿）平回奏稿」（抄本）「山東通志」「曲周縣志」「清平縣志」「臨清縣志」等十三種，並節錄人民日報「武訓歷史調查記」。「清平縣志」「臨清縣志」係據人民日報社油印本，「劉武愼公全集」「禮堂將軍平回奏稿」係假自王崇武先生，並於此處誌謝。
- 二、本書共分六章，將宋景詩主要活動按地區時間加以排比。
- 三、本書取材標準限於宋景詩本人事蹟，其同時友軍除有宋景詩參加或與之作戰者外，概不採錄。
- 四、本書所選材料均注明出處，選自「崇厚奏稿」中「廷寄」部分者，並以之與「清實錄」查對，其見於「實錄」之處，一一註明，以便參考。
- 五、本書引號只用單引號一種，內引號一概從略；節錄各書刪節之處，註明略字。
- 六、本書末附「人名表」，以便檢查。

目錄

序

凡例

一 概述

二 宋景詩初起山東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二月至六月

三 從山東到皖豫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六月至十二月——在山東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至四月——在河南、安徽

四 在陝西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八月至十二月

五 從陝西回直東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十二月——途中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正月至五月——在山東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至十月——在山東直隸

六 在皖豫魯間……………三九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十月至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二月

附錄 人名表……………三七

一 概 述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正當武訓打出「行乞興學」招牌（據從前的記載，武訓生於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訓開始打出這塊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豐九年，武訓二十一歲）一年以後，即當武訓二十二歲的時候，堂邑、館陶、臨清、冠縣一帶廣大地區爆發了與捻軍有聯系的農民起義。就在武訓出生的堂邑縣柳林鎮武莊西南七里的小劉貫莊上，產生了一個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他領導的農民武裝叫黑旗軍。並且就在武莊一帶，黑旗軍會與滿清政府大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軍隊「大戰」過（「臨清縣志」第一冊第十六頁）。

同時同地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個向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投降，一個對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進行革命；一個被當時和以後的反動統治階級所一貫地加以培養、粉飾和歌頌，一個被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所誣蔑、鎮壓和剿殺；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輕視和鄙惡，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擁護和敬愛。前一個就是武訓，後一個就是宋景詩。

當時山東的堂邑、館陶、臨清、冠縣一帶的農民，成千成萬的捲進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訓沒有，他不但脫離了這個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鎮壓農民的垂死的壓迫階級。宋景詩則投入了這個巨大的浪

潮，並且成了當地農民羣衆的最有名的領袖，站在歷史時代的最前面。

這些起義雖則以各種宗教的名義出現，如白蓮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質都是由於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深刻而爆發起來的農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剝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爲的因素所造成的災荒，使陷於

痛苦深淵中的農民，勇敢的組織起來，向反動統治階級宣戰。在「臨清縣志」（第一冊第十四、五頁）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武訓所生活着的年代裏，那一帶地區會連年不斷的發生災荒。武訓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

（一八三八年）「螟蟲傷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風，二十八年是大水，咸豐七年是「飛蝗蔽天，禾稼都盡，大饑」，八年又是「大饑，人食麥苗，大疫」；光緒元年又是「大饑」，二年「大旱」，三年「大饑」，四年「大饑」。和這些並列的，是「粵匪」「教匪」「捻匪」「賊」……四處「蔓延」「竄擾」「聲言均糧」等記載。

「冠縣縣志」上也這樣說：「咸豐十年冬，歲饑。鄉衆聚衆抗官鬧漕，土匪乘機蠢動，……揭竿響應，旗分五色，烏合萬餘人，暗結南捻，同舉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頁）

那些旗號和農民領袖的姓名，據「館陶縣志」（第八冊第十三、四頁）所載爲：黃旗張善繼、孫全仁；紅旗邵洛文、張宗孔；白旗程順書、石天雨；藍旗左臨明；花旗楊朋嶺；大綠旗楊泰、楊福齡；小綠旗雷鳳鳴、王振南；黑旗宋景詩。照反動統治階級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軍與太平軍相持於大江南北，河南、山東捻匪又起，繼以咸豐七年之兇荒，流民失所，……各縣頑民有習八卦教者，乘機作亂，分張旗幟，以應方色。」（同上書同頁）

先讓我們來看統治階級所寫的宋景詩的略傳：「宋景詩，堂邑縣西北小李官莊（即現在小劉貫莊——筆者）人，常習拳棒，與館陶縣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繫獄，……宋與死黨十八人劫獄，……揭竿而起，號黑旗隊。其衆日多，遂不可制。」（臨清縣志「第一冊第十六頁」）

再讓我們來看當地農民所說的起義真相究竟是怎樣。在堂邑縣西北的蕭集，我們訪問了一個過去是貧農，現爲新中農的七十一歲的蕭洪飛。他告訴我們，他從自己叔父那兒聽來的關於宋景詩造反的緣由：宋是一個賣豆腐的，很窮，但學得一手好武藝。當時那一帶的田地，有大糧地和小糧地的區別。繳大糧的是好地，繳小糧的是沙碱地。大糧地每畝四百錢，小糧地每畝一百錢。滿清政府依據地主的請求，要增加小糧，減低大糧，但大遭農民反對。因爲大糧地多數是在地主手裏，小糧地的絕大部分卻在貧農和中農手裏。增加小糧，對農民說來，無異要刮削他們身上最後一點肉。農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詩積極參加反抗，成了頭兒。但不久宋被關進冠縣牢裏。農民們說，宋景詩既然爲大家坐牢，不能不救。於是集合了十八個人去劫獄。劫獄出來就正式造反。他們利用趕集，集合同黨。不多幾集，就約齊了八九百人，幹起來了。

這時的武訓卻在幹「豎鼎」和磕頭的玩藝兒，提倡所謂「行乞興學」。

這個蕭集的老農民還講了宋景詩的農民隊伍和柳林鎮對立的原因。他說，柳林盡是「好戶」（地主），他們就是主張「減低大糧，增加小糧」的。柳林周圍五十二個村莊的地主遭到了農民的反抗以後，紛紛搬到擁有當時最頑強的地主武裝「民團」的柳林去，高築起圍子，防禦起義農民。